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初刻拍案驚奇 第二十八卷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

詩云： 近有人從海上回，海山深處見樓臺。  
中有仙童開一室，皆言此待樂天來。

又云： 吾學空門不學仙，恐君此語是虛傳。  
海山不是吾歸處，歸即應歸兜率天。

這兩首絕句，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樂天所作，答浙東觀察使李公的。樂天一生精究內典，勤修上乘之業，一心超脫輪回，往生淨土。彼時李公師稷觀察浙東，有一個商客，在他治內明州同眾下海，遭風飄蕩，不知所止，一月有幸，才到一個大山。瑞雲奇花，白鶴異樹，盡不是人間所見的。山側有人出來迎問道：「是何等人來得到此？」商客具言隨風飄到。岸上人道：「既到此地，且繫定了船，上岸來見天師。」同舟中膽小，不知上去有何光景，個個退避。只有這一個商客，跟將上去。岸上人領他到一個所在，就像大寺觀一般。商客隨了這人，依路而進。見一個道士，鬚眉皆白，兩旁侍衛數人，坐大殿上，對商客道：「你本中國人，此地有緣，方得一到。此即世傳所稱蓬萊山也。你既到此地，可要各處看看去麼？」商客口稱要看。道士即命左右領他宮內游觀。玉臺翠樹，光彩奪目。有數處院宇，多有名號。只有一院，關鎖得緊緊的，在門縫裡窺進去，只見滿庭都是奇花，堂中設一虛座。座中有褥，階下香煙撲鼻。商客問道：「此是何處？卻如此空鎖著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此是白樂天前生所駐之院。樂天今在中國未來，故關閉在此。」商客心中原曉得白樂天是白侍郎的號，便把這些去處光景，一一記著。別了那邊人，走下船來。隨風使帆，不上三日，已到越中海岸。商客將所見之景。備細來稟知李觀察。李觀察盡錄其所言，書報白公。白公看罷，笑道：「我修淨業多年，西方是我世界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作神仙耶？」故此把這兩首絕句回答李公，見得他修的是佛門上乘，要到兜率天宮，不希罕蓬萊仙島意思。

後人評論：「道是白公脫屣煙埃，投棄軒冕，一種非凡光景，豈不是個謫仙人？海上之說，未為無據。但今生更復勤修精進，直當超脫玄門，上證大覺。後來果位，當勝前生。這是正理。要知從來名人達士，巨卿偉公，再沒一個不是有宿根再來的人。若非仙官謫降，便是古德轉生。所以聰明正直，在世間做許多好事。如東方朔是歲星，馬周是華山素靈宮仙官，王方平是琅琊寺僧，真西山是草庵和尚，蘇東坡是五戒禪師，就是死後或原歸處，或另補仙曹。如卜子夏為修文郎，郭璞為水仙伯，陶弘景為蓬萊都水監，李長吉召撰《白玉樓記》，皆歷歷可考，不能盡數。至如奸臣叛賊，必是藥叉、羅刹、修羅、鬼王之類，決非善根。乃有小說中說：李林甫遇道士，盧杞遇仙女，說他本是仙種，特來度他。他兩個都不願做仙人，願做宰相，以至墮落。此多是其家門生、故吏一黨之人，撰造出來，以掩其平生過惡的。若依他說，不過遲做得仙人五六百年，為何陰間有『李林甫□世為牛九世倡』之說？就是說道業報盡了，遼歸本處，五六百年後，便不可知。為何我朝萬歷年間，河南某縣，雷擊死娼婦，背上還有『唐朝李林甫』五字？此卻六百年不止了。可見說惡人也是仙種，其說荒唐，不足憑信。」

小子如今引白樂天的故事說這一番話。只要有好根器的人，不可在火坑欲海戀著塵緣，忘了本來面目。待小子說一個宋朝大臣，在當生世裡，看見本來面目的一個故事，與看官聽一聽。詩云：

昔為東掖垣中客，今作西方社裡人。  
手把楊枝臨水坐，尋思往事是前身。

卻說西方雙摩訶池邊，有幾個洞天。內中有兩個洞，一個叫作金光洞，一個叫作玉虛洞。凡是洞中各有一個尊者，在內做洞主。住居極樂勝境，同修無上菩提。忽一日，玉虛洞中尊者來對金光洞中尊者道：「吾佛以救度眾生為本，吾每靜修洞中，固是正果。但只獨善其身，便是辟支小乘。吾意欲往震旦地方，打一轉輪回，遊戲他七八□年，做些濟人利物的事，然後回來，復居於此。可不好麼？」金光洞尊者道：「塵世紛囂，有何好處？雖然可以濟人利物，只怕為慾火所燒，迷戀起來。沒人指引回頭，忘卻本來面目，便要墮落輪回道中，不知幾劫才得重修圓滿？怎麼說得『復居此地』這樣容易話？」玉虛洞尊者見他說罷，自悔錯了念頭。金光洞尊者道：「此念一起，吾佛已知。伽藍韋馱，即有密報，豈可復悔？須索向閻浮界中去走一遭，受享些榮華富貴，就中做些好事，切不可迷了本性。倘若恐怕濁界汨沒，一時記不起，到得五□年後，我來指你個境頭，等你心下洞徹罷了。」玉虛洞尊者當下別了金光洞尊者，自到洞中，吩咐行童：「看守著洞中，原自早夜焚香誦經，我到人間走一遭去也。」一靈真性，自去揀那善男信女、有德有福的人家好處投生，不題。

卻說宋朝鄂州江復有個官人，官拜左侍禁，姓馮各式，乃是個好善積德的人。夫人一日夢一金身羅漢下降，產下一子，產時異香滿室。看那小廝時，生得天庭高聳，地角方固，兩耳垂珠，是個不凡之相。兩三歲時，就穎悟非凡。看見經卷上字，恰像原是認得的，一見不忘。送入學中，那名馮京，表字當世。過目成誦，萬言立就。雖讀儒書，卻又酷好佛典，敬重釋門，時常瞑目打坐，學那禪和子的模樣。不上二□歲，連中了三元。

說話的，你錯了。據著《三元記》戲本上，他父親叫做馮商，是個做客的人，如何而今說是做官的？連名字多不是了。看官聽說：那戲文本子，多是胡謔，豈可憑信！只如南北戲文，極頂好的，多說《琵琶》、《西廂》。那蔡伯喈，漢時人，未做官時，父母雙亡，盧基致瑞，分府幸他孝廉，何曾為做官不歸？父母餓死？且是漢時不曾有狀元之名，漢朝當時正是董卓專權，也沒有個牛丞相。鄭恆是唐朝大官，夫人崔氏，皆有封號，何曾有夫身張生的事？後人雖也有曉得是無微之不遂其欲，托名醜低的，卻是戲文倒說崔張做夫妻到底。鄭恆是個花臉衙內，撞階死了，卻不是顛倒得沒道理！只這兩本出色的，就好笑起來，何況別本可以准信得的？所以小子要說馮當世的故事，先據正史，把父親名字說明白了，免得看官每信著戲文上說話，千古不決。閑話休題。

且說那馮公自中三元以後，任官累典名藩，到處興利除害，流播美政，護持佛教，不可盡述。後來入遷政府，做了丞相。忽一日，體中不快，遂告個朝假，在寓靜養調理。其時英宗皇帝，聖眷方隆，連命內臣問安不絕於道路。又詔令翰林有名醫人數個，到寓診視，聖體盡心用藥，期在必愈。服藥□來日，馮相病已好了，卻是羸瘦了好些，拄了杖才能行步。久病新愈，氣虛多驚，倦視綺羅，厭聞弦管，思欲靜坐養神，乃策杖待步入後園中來。後園中花木幽深之處，有一所茅庵，名曰容膝庵，乃是那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中語，見得庵小，只可容著兩膝的話。馮相到此，心意欣然，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，自家取龍涎香，焚些在博山爐中，疊膝瞑目，坐在禪床中蒲團上。默坐移時，覺神清氣和，肢體舒暢。徐徐開目，忽見一個青衣小童，神貌清奇，冰姿瀟灑，拱立在禪床之右。馮相問小童道：「婢僕皆去，你是何人，獨立在此？」小童道：「相公久病新愈，心神忻悅，恐有所遊，小童願為參從。不敢擅離。」伏枕日久，沉疾既愈，心中正要閑遊。忽聞小童之言，意思甚快。乘興離榻，覺得體力輕健，與平日無病時節無異。步至庵外，小童稟道：「路徑不平，恐勞尊重，請登羊車，緩遊園圃。」馮相喜小童如此慧黠，笑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

說話之間，小童挽羊車一乘，來到面前。但見：

簾垂斑竹，輪斫香檀。同心結帶繫鮫綃，盤角曲欄雕美玉。坐烟鋪錦褥，蓋頂覆青氈。

馮相也不問羊車來歷，忻然升車而坐。小童揮鞭在前馭著，車去甚速，勢若飄風。馮相驚怪道：「無非是羊，為何如此行得速？」低頭前視，見駕車的全不似羊，也不是牛馬之類。憑軾仔細再看，只見背尾皆不辨，首尾足上毛五色，光彩射人。奔走挽車，穩如磐石。馮相公大驚，方欲詢問小童，車行已出京都北門，漸漸路入青霄，行去多是翠雲深處。下視塵寰，直在底下，虛空之中。過了好些城郭，將有一飯時候，車才著地住了。小童前稟道：「此地勝絕，請相公下觀。」馮相下得車來，小童不知所向，

連羊車也不見了。舉頭四顧，身在萬山之中。但見：

山川秀麗，林麓清佳。出沒萬壑煙霞，高下千峰花木。靜中有韻，細流石眼水涓涓；相逐無心，閑出嶺頭雲片片。溪深綠草茸茸茂，石老蒼苔點點斑。

馮相身處朝市，向為塵俗所役，乍見山光水色，洗滌心胸。正如酷暑中行，遇著清泉百道，多時病滯，一旦消釋。馮相心中喜樂，不覺拊腹而嘆道：「使我得頂笠披蓑，攜鋤趁犢，躬耕數畝之田，歸老於此地。每到秋苗熟後，稼穡登場，旋煮黃雞，新釀白酒，與鄰叟相邀。瓦盆磁甌，量晴較雨。此樂雖微，據我所見，雖玉印如霜，金印如斗，不足比之！所恨者君恩未報，不敢歸田。他日必欲遂吾所志！」

方欲縱步玩賞，忽聞清磬一聲，響於林。馮相幸目仰視，向松陰竹影疏處，隱隱見山林間有飛檐碧瓦，棟宇軒窗。馮相道：「適才磬聲，必自此出。想必有幽人居止，何不前去尋訪？」遂穿雲踏石，歷險登危，尋徑而走。過往處，但聞流水松風，聲喧於步履之下。漸漸林麓兩分，峰巒四合。行至一處，溪深水漫，風軟雲閑，下枕清流，有千門萬戶。但見：

崑崙宮殿，虬松鎮碧瓦朱扉；

寂寂回廊，鳳竹映雕欄玉砌。

玲瓏樓閣，干霄覆雲，工巧非人世之有。宕畔洞門開處，掛一白玉牌，牌上金書「金光第一洞」。馮相見了洞門，知非人世，惕然不敢進步入洞。因是走得路多了，覺得肢體倦怠，暫歇在門閣石上坐著。坐還未定，忽聞大聲起於洞中，如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大聲方住，狂風復起。松竹低偃，瓦礫飛揚，雄氣如奔，頃刻而止。馮相驚駭，急回頭看時，一巨獸自洞門奔出外來。你道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目光閃爍，毛色斑斕。剪尾巖谷風生，移步郊園草偃。山前一吼，懾將百獸潛形；林下獨行，威使群毛震悚。滿口利牙排劍戟，四蹄鋼爪利鋒鋸。

奔走如飛，將至坐側。馮相惶惶，欲避無計。忽聞金錫之聲震地，那個猛獸恰像有人趕逐他的，竄伏亭下，斂足瞑目，猶如待罪一般。

馮相驚異未定，見一個胡僧自洞內走將出來。你道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修眉垂雪，碧眼橫波。衣披烈火，七幅蛟綃；杖拄降魔，九環金錫。若非固寂山中客，定是楞伽峰頂人。

將至洞門，將錫杖橫了，稽首馮相道：「小獸無知，驚恐丞相。」馮相答禮道：「吾師何來，得救殘喘？」胡僧道：「貧僧即此間金光洞主也。相公別來無恙？粗茶相邀，丈室閑話則個。」馮相見他說「別來無恙」的話，幸目細視胡僧面貌，果然如舊相識，但倉卒中不能記憶。遂相隨而去。

到方丈室中，啜茶已罷。正要款問仔細，金光洞主起身對馮相道：「敝洞荒涼，無以看玩。若欲遊賞煙霞，遍觀雲水，還要邀相公再遊別洞。」遂相隨出洞後而去。但覺天清景麗，日暖風和，與世俗溪山，迥然有異。須臾到一處，飛泉千丈，注入清溪，白石為橋，斑竹來往。於巔峰之下，見一洞門，門用玻璃為牌，牌上金書「玉虛尊者之洞」。馮相對金光洞主道：「洞中景物，料想不凡。若得一觀，此心足矣。」金光洞主道：「所以相邀相公遠來者，正要相公遊此間耳。」遂排扉而入。

馮相本意，只道洞中景物可賞。既到了裡面，塵埃滿地，門戶寂寥，似若無人之境。但見：

金爐斷燼，玉磬無聲。絳燭光消，仙肩晝掩。蛛網遍生虛室，寶鉤低壓重簾。壁間紋幕空垂，架上金經生蠹。閑庭悄悄，芊綿碧草侵階；幽檻沉沉，散漫綠苔生砌。松陰滿院鶴相對，山色當空人未歸。

馮相猶豫不決，逐步走至後院。忽見一個行童，憑案誦經。馮相問道：「此洞何獨無僧？」行童聞言，掩經離榻，拱揖而答道：

「玉虛尊者遊戲人間，今五□六年，更三□年方回此洞。緣主者未歸，是故無人相接。」金光洞主道：「相公不必問，後當自知。此洞有個空寂樓臺，迥出群峰，下視千里，請相公登樓，款歌而歸。」遂與登樓。看那樓上時：碧瓦甍地，金獸守肩。飾異寶於虛檐，纏玉虬於巨棟。犀軸仙書，堆積架上。

馮相正要那卷書來看看，那金光洞主指樓外雲山，對馮相道：「此處盡堪寓日，何不憑欄一看？」馮相就不去看書，且憑欄凝望，遙見一個去處：

翠煙掩映，絳霧氳氳。花木交枝，清陰接影。瓊樓碧瓦玲瓏，玉樹翠柯搖曳。波光拍岸，銀濤映天。翠色逼人，冷光射目。

其時，日影下照，如萬頃琉璃。馮相注目細視良久，問金光洞主道：「此是何處，其美如此？」金光洞主愕然而驚，對馮相道：

「此地即雙摩訶池也。此處溪山，相公多曾遊賞，怎麼就不記得了？」馮相聞得此語，低頭仔細回想，自兒童時，直至目下，一一追算來，並不記曾到此，卻又有些依稀認得。正不知甚麼緣故，乃對金光洞主道：「京心為事奪，壯歲舊遊，悉皆不記。不知幾時曾到此處？隱隱已如夢寐。人生勞役，至於如此！對景思之，令人傷感！」金光洞主道：「相公儒者，當達大道，何必浪自傷感？人生寄身於太虛之中，其間榮瘁悲歡，得夫聚散，彼死此生，投形換殼，如夢一場。方在夢中，原不足問；及到覺後，又何足悲？豈不聞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自古皆以浮生比夢，相公只要夢中得覺，回頭即是，何用傷感！此盡正理，願相公無輕老僧之言！」馮相聞語，貼然敬伏。

方欲就坐款話，忽見虛檐日轉，晚色將催。馮相意要告歸，作別金光洞主道：「承挈遊觀，今盡興而返，此別之後，未知何日再會？」金光洞主道：「相公是何言也？不久當與相公同為道友，相從於林下，日子正長，豈無相見之期！」馮相道：「京病既愈，旦夕朝參，職事相索，自無暇日，安能再到林下，與吾師遊樂哉？」金光洞主笑道：「浮世光陰迅速，三□年只同瞬息。老僧在此，轉眼間候相公來，再居此洞便了。」馮相道：「京雖不才，位居一品。他日若荷君恩，放歸田野，苟不就宮祠微祿，亦當為田舍翁，躬耕自樂，以終天年。況自此再三□年，京已壽登耄耋，豈更削髮披緇坐此洞中為衲僧耶？」金光洞主但笑而不答。馮相道：「吾師相笑，豈京之言有誤也？」金光洞主道：「相公久羈濁界，認殺了現前身子。竟不知身外有身耳。」馮相道：「豈非除此色身之外，別有身那？」金光洞主道：「色身之外，原有前身。今日相公到此，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。若非身外有身，相公前日何以離此？今日怎得到此？」馮相道：「吾師何術使京得見身外之身？」金光洞主道：「欲見何難？」就把手指向壁間畫一圓圈，以氣吹之，對馮相道：「請相公觀此境界。」馮相遂近壁視之，圓圈之內，瑩潔明明，如掛明鏡。注目細看其中，見有：

風軒水榭，月塢花畦。小橋跨曲木橫塘，垂柳籠綠窗朱戶。

遍看他亭，皆似曾到，但不知是何處園圃在此壁間。馮相疑心是障眼之法，正色責金光洞主道：「我佛以正法度人，吾師何故將幻術變現，惑人心目？」金光洞主大笑而起，手指園圃中東南隅道：「如此景物，豈是幻也？請相公細看，真偽可見。」馮相走近前邊，注目再者，見園圃中有粉牆小徑。曲檻雕欄。向花木深處，有茅庵一所：半開竹牖，低下疏簾。閑階日影三竿，古鼎香煙一縷。茅庵內有一人，疊足瞑目，靠蒲團坐禪床上。馮相見此，心下躊躇。金光洞主將手拍著馮相背上道：「容膝庵中，爾是何人？」大喝一偈道：「五□六年之前，各占一所洞天。容膝庵中莫誤，玉虛洞裡相延。」向馮相耳畔叫一聲：「咄！」馮相於是頓省：遊玉虛洞者，乃前身；坐容膝庵者，乃色身。不覺夫聲道：「當時不曉身外身，今日方知夢中夢。」口此頓悟無上菩提，喜不自勝。方欲參問心源，印證禪覺，回顧金光洞主，已失所在。遍視精舍迦藍，但只見：

如雲藏寶殿，似霧隱回廊。審聽不聞鐘磬之清音，仰視已失峰宕之險勢。玉虛洞府，想卻在海上贏洲；空寂樓臺，料復歸極樂國土。只疑看罷僧繇畫，卷起丹青□二圖。

一時廊殿洞府溪山，捻指皆無蹤跡，單單剩得一身，儼然端坐後園容膝庵中禪床之上。覺茶味猶甘，松風在耳。鼎內香煙尚裊，座前花影未移。入定一晌之間，身遊萬里之外。馮相想著境界了然，語話分明，全然不像夢境。曉得是禪靜之中，顯見宿本。

況且自算其壽，正是五□六歲，合著行童說尊者遊戲人間之年數，分明己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世。自此每與客對，常常自稱老僧。後三□年，一日無疾而終。自然仍歸玉虛洞中去矣。詩曰：

玉虛洞裡本前身，一夢回頭八□春。  
要識古今賢達者，阿誰不是再來人？